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村集卷八

西村集卷八

明　史鑑　撰

墓誌銘

張子靜墓誌銘

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十日吳興張先生卒年五十八明年正月二十日葬為字原其嘗所往來松陵史某為誌與銘門人史鐸買石而刻之誌曰先生姓張氏名淵字子靜歸安人也曽祖明二祖秀一父恭二世力耕稼

恭二娶沈氏生先生自幼喜讀書年十四五即抗顔為里中童子師里中童子皆畏敬之如嚴師久之有浮屠氏請先生教其徒郡中時邱大祐唐惟勤方倡為詩先生時質所業勁果踔絶往往出流輩上大祐亟稱於人曰張淵之進日以加吾未見其止也惟勤亦曰子靜之才如騄驥絶塵奮迅騰躍殆不可控御先生益自刻厲探隱擿微抉嵬拾瑣居蓄委積無所不有然後引而伸之大放於辭雲蒸川湧翕張斂散激射旋轉殊形異態

層見叠出觀者心顫目慴不能言其狀先生之於詩可
謂進乎技矣郡中有富人以財自雄慕先生名覬一至
門為榮數遣客鈎致先生謝不往富人乃取便過先生
家先生又不往最後梁參議以闇復詩集為名强先生
往取之而先生不得已始為一往然非其志也先生長
髯秀目儀貌朴野呆呆作湖語見者未之竒及其微酣
發興以手拄頰瞠目直視且思且草俄盈十數紙人始
嘆服其見人文章議論有槩於心者則感激流涕或至

抗聲慟哭世以比之唐衢云初娶朱氏生子曰鼎再娶徐氏生子曰彝曰卣初先生嘗夢東坡性又嗜坡詩故號夢鶴杜用嘉更為夢坡從用嘉言晚年挈幼穉徙烏程水北又號水北村農嗚呼先生奮自農畮家無一札卒能崛起成一家之言名葢郡邑蔚為儒宗豈非所謂豪傑士歟銘曰河之流兮活活土之封兮閉閉叶其上㬥然其下闕嗟哉張君閟斯穴更千萬年亡爾撥

沈希明墓誌銘

沈先生吳人也性嗜學於書無所不讀尤長於易及老
聃莊周列禦寇之言縱横鈎貫汜濫浸漬大得也其性
靜其志專其行潔性靜故居四通五達之逵望其門悄
然履其庭寂然上其堂闃如在山澤也志專故自壯至
老守道彌篤不惑志於富貴不改節於貧賤不吝情於
去就其介然之分確乎不移也行潔故一介之利不以
取諸人一力之役不以煩諸人人請教子弟則往請與
燕遊則未嘗往也其見先生者不與之言先生終日不

言與之言則世道之升降物理之變遷人事之得失若決江疏河而注之海滔滔汩汩莫有終極也中歲常用薦者言起試禮部一不利即歸杜門不復肯出市人罕識之惟鄉先生少詹事劉文恭太僕少卿李貞伯南安守汝行敏陳留令王抑夫布衣杜用嘉賀美之時與交往初先生遇秦僧弘慈濟授禄命及飛白術秘其書不肯示人閒與一二知者衍其說自以為天下之人莫能踰其禄命曰格局格之數三百有六十局之數萬有一

千五百二十格有相同局人人異且世運無窮造化迭變前乎甲子之一周後乎甲子之一周其間干支雖同壽夭富貴貧賤不同也而今之術者以一定之說槩之宜其不驗矣余之所謂八字者元會運世年月日時也非世人所謂八字也曰五星自唐一行創為十三家之言其應各有時在唐為歷象在五代為轆轤在宋為殿駕南渡為喬輿在元為邪律在國朝為空實往者如彼來者可知也其飛白曰定位曰飛流曰直殿曰交會得

此失彼未為全利也若吉凶參焉則以其要者為用舍世之所行惟絡興數即定位耳其三者無關焉此其大較也其它因事徵驗觸類引喻更千數百條辭多不能盡紀弘治六年先生年七十七正旦忽謂妻子曰吾將死矣問其故不答至三月盡焚所秘書囊其灰投橫澤水中五月病作預尅死日曰我必以乙卯日寅時死既而果然先生諱誠字希明父諱彥中母某氏初娶周氏生子一曰孟母子皆前死再娶卯氏生二子曰雍曰泰

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太平鄉梅家灣先塋其門人都穆哀師之道不行恐死遂泯滅無聞買石請銘於史某某最為知先生且數接其言論者也銘曰衡門卑樓其蓄不訾從者如雲虛往實歸先生已矣人將誰諮太虛冥冥不死者神招之或來莫聞其言我銘無愧以告後人

李夢陽墓誌銘

李之姓有二一出唐虞理官臯陶後為理氏至商有名

微者改理為李一出周柱下史老眲生李下因氏之皆其始也三代以下氏族之法廢二氏漫不可別歷秦漢三國晉南北朝至隋代有顯官令人要盡其後也唐有天下李氏為最盛然降將叛臣往往賜姓以懷柔之由是李姓遂大亂君之始莫詳其所自出元時有秉彜者為國子學録居松陵澄源鄉子孫至今居之此君之先也曽祖九成祖仲圭咸隱於農無廣厦以居無髙貲以雄於人然邑中推為衣冠故家大姓富人其貲出李氏

上逺甚至論列家世則第其下莫敢望君諱熊吉端重
靜默誠敬孝友稱其家不幸以成化十年九月丙辰年
三十九卒九族之親與夫友而姻者來弔哭皆失聲識
不識有語及君者皆為流涕嗚呼君可謂善人矣天乎
何不稍與之壽而使其至此極也為之父者老而不逮
養為之子者幼而不得教窮天下之悲而莫與為伍也
且世俗之説以為壽夭富貴貧賤皆善惡所致嗟夫君
豈有不善哉又自其先世以來率脩身謹行非有勢位

氣力可以驅迫人而君卒止此非命也夫昔劉虞恭巳愛民卒為公孫瓚所敗縛日中曰天苟雨吾不殺爾天竟不為雨姚萇以臣叛君苻堅親往攻之絶其汲道而天雨營中由此觀之謂天道有耶無耶此皆理之不可曉者或者又以堅殺萇兄萇復其仇故天佑之然則虞何為不道瓚復何仇耶此又理之不可曉者至若耳目所聞見有蹈道依仁與物無競而罹横夭或窮困至死不振者比比皆是其或姦回詐險嗜利無厭流毒殃民

者反貴壽富盛其故何哉然君子期於盡其在我終不以此易彼也君父廷芳母許氏配錢氏子二曰來復七歲曰來賓纔四周以明年二月甲申葬天宇原仲圭君兆右君初字伯陽嘗以為雷於柱下史將改而卒其妹壻史某追成君志請易之為夢陽又買石而納諸墓銘曰為惡而壽謂天匪明叶為善而夭於君何傷我銘不私尚永無亡

亡妻李孺人墓誌銘

亡妻姓李氏諱桂清吳江人也五世祖秉彛仕元國子學録曾大父九成大父仲圭父廷芳母計氏李故邑中名族吾妻生又與某同歲我顯考桂軒府君顯妣凌孺人為某聘之既納幣而孺人歿兩家持成約不變某免喪受醮於廟往迎諸李氏以歸端靜柔懿謙約畏謹罔有過失居先君喪義不顧私卹三載始歸寧父母嘗以不逮養先姑為恨故禮姑之家特加厚焉凡歲時問遺俾李氏悉從之不得與為比某所交多當世知名士每

相過從笑語窮日夜不止供給不問有無吾妻嘗極力
營辦僮僕頗厭苦之輒戒曰凡人鮮不有所好第主君
能好此視他好不既多乎家小大事必以咨某未嘗自
決一錢尺帛不安有所與所親或譏病之謝曰專擅非
婦人事也成化十二年二月十日暴得疾不能言惟引
首觸子婦身是日某偶他出歸張目注視淚涔涔弗收
羣醫袖手莫能療又三日瞑年僅四十三某哭之慟初
吾妻弗娠先君為嗣續憂命某卜妾得蕭氏吾妻能惠

無妬心生二男一女男曰永錫永齡女歸吳鎣嗚呼吾妻與某同憂患服勞苦者二十有七年今衣食粗給男婚女嫁亦抱孫矣而竟以夭死可痛也夫天未悔禍我繼祖母蘇孺人又卒銜哀茹毒杖而將事故吾妻之葬也緩明年九月二十日始克葬於小旬原虛其左以俟祔銘曰坤道順婦道從使有閑家乃凶緊爾德靖且恭在中饋維女紅胡夭札壽止斯子失母夫失妻坎以藏掩蘽梩尚永世無害菑叶

亡妾叔蕭氏墓誌銘

某之亡妾叔蕭氏名蘭徵同邑黎川人父曰宗母陸氏初某妻伯李氏無子某以先君之命内叔蕭焉生子二永錫永齡女子一嫁吳鎣伯李卒攝内事者十有八年弘治六年八月乙亥日病以死年六十三明年十二月壬申葬翳字圩之原叔蕭性柔婉精女紅事舅姑及女君無違禮舅姑視之如嫡焉女君親之如娣焉愛敬交盡訖無間言女君卒後其禮女君之黨逾遁已親喪焉哭

之婚焉相之乏焉賙之雖政自某出然由其先意而啟臨事而贊不斬費不後時某獲免忘故妻之誚叔蕭之助也故卒之日女君之黨哭之如巳親而其子復悲思嫡母之亡虗識者有以知二婦矣其他可推也其待二子若子之妻子禮秩如一愛憎無偏宗姻每舉以為況前數年予家燬於火亡片瓦尺椽之庇叔蕭相予弘濟於艱難拮据卒瘏未嘗自寧今幸稍就緒而死不克享悲夫自始死至於葬使其子主之禮也不訃於親友非

伉儷也不反哭於祖弗與祭也不祔於祖姑祀别室也子之喪十五月而禫既禫而除屈於尊也猶持心喪伸其私也銘曰女婦之德無聞斯賢矧為人妾處之猶艱寵則為嬖疏則致慭若叔蕭者卑以下人慈以畜已得夫以為家有子以為侶斯馬永藏其尚何傒

石橋居士史君墓誌銘

史氏之孤端將以弘治三年十二月庚申合葬其顯祖考石橋居士顯祖妣伯嬴孺人於大洛原某書石以誌

之辭曰居士諱昂字公望吳江范隅鄉石橋里人父曰廷用由學宮弟子員貢禮部入太學歷事秋官選知桂陽縣縣故多豪有朱楚達者其魁也羣黨更數十家羽翼之奸禁亂法倔强深山中吏莫敢闚其門縣務廢不治前長吏往往坐罪去而豪益驕揚自如桂陽君廉知楚達當過近郊伏吏卒擁之至楚達猶抗倨庭中桂陽君手捽之踣鞭撲亂下并擒其助亂者五六人悉死於杖下由是桂陽始可理然其黨懷怒伺間竟縛桂陽君

至京師時方厲縛官之禁羣凶十餘人悉論戍遼左猶免桂陽君為庶人桂陽君生七子居士其仲也當家破產析之後躬節儉務耕織兼廢舉家用再起為上農時斥羨餘葺垣屋具器用有衣冠家故習人謂桂陽君為有子成化十八年三月癸巳壽八十四而卒伯嬴氏黎川里人秦弘毅之女弘毅秦王府審理正弘貽舊同桂陽君遊學故伯嬴歸史氏甚宜其家先一年卒壽七十八生四男一女男曰俊傑英雄女有歸皆前死惟一庶

女在孫男女十三人端俊子也某與居士同姓而異出桂陽君之姑嫁黄氏生子中某之顯祖妣中女也故先君子舅居士而端視余以凡銘其可辭耶系曰豈不終斯渥凶節有卒乃貞吉微兮妙兮賢者效兮不肖者誚兮

二殤孫墓誌銘

二殤皆予孫也仲曰曽大叔曰曽立成化十八年冬皆病疹以死於時大生六年矣立後其生一年而先病十

九日死予哭之傷心大為人頎首秀目惟沈靜寡言笑未死前六月忽自詣從鄉先生學授之書與字皆能記立則廣額大口豐下爽朗僻人意嘗抱置膝上教以詩輒隨口成誦意其長皆可教之以成今不幸盡夭可惜也已可惜也已初六安衛經歷顧永芳善相人澉浦軍士胡日章妙禄命術余以二孫叩之顧曰大也夭立也壽立也頂骨有異必然亢而宗胡之言則反是嗚呼今已矣豈禍福無定言祥者不讐言不祥竟讐耶抑余之

不淑致夭及茲耶抑史氏之不振天故弱其後耶是皆不可知也是年十一月廿六日予帥其父曰永錫者葬於小甸原祖墓北三步之外東上南首刻磚而銘銘曰歲丁酉大寶茁維戊戌立乃達壬寅冬胡盡奪孟月廿弟先折仲月十丸復滅小甸原葬並穴

處士朱君墓誌銘

君諱忠字思誠姓朱氏其先吳江同里人也大父福洪武中徙居嘉興思賢鄉宣德五年割思賢鄉等數鄉為

秀水今為秀水人父達務本業致富長其鄉稅娶翁氏生二子君其長也甫弱冠見其父以稅殿被笞即流涕走縣官白以身代民聞咸奮曰不可累吾孝子繈屬以輸不絶稅入更居最初浙右多豪猾尚兼并苟利人田宅子女則百計圖之必得乃已至有殺人者郡縣多為所餌陽黙而陰縱之民死齰舌莫敢吐一語根盤蔓繚牢不可解君獨以非義不為其儕輩皆笑之俄有聞於上上怒詔遣大理卿熊公偕中使來按民前被虐取者

多自枝以訟熊公悉草薙而株送之重者戮死收其帑輕者猶謫戍邊君管内以君故訖無一人訟者獨得免於禍家人輩竊相謂曰微乃公吾屬盡坐死矣君平生事父母孝能不違其志雖白首猶嬉嬉如孺子父母卒號哭不舍晝夜聞者莫不灑泣妻歿後十年方繼士論尤多之成化辛卯十二月二日以疾卒春秋八十初娶同邑張完女前君四十六年死生一子廷瓛女二長歸先君為繼室次贅張璺再娶吳江孟盛女後君二年歿

君天性整潔終日衣冠而坐如見賔客汛掃室内外一塵不生朋遊飲宴歳時問遺寧厚無薄未嘗計家有無其視財利漠如也或推與人不惜家用是頗落有張某者嘗貸人百金蘄得君一言成要約後其人負約不償君代之償昆弟或相怨尤君笑曰是誠在我也過之如初廷讞卜以卒後五年丙申二月十日葬君於中李原張孺人墓中而祔孟孺人於左命其子源來請某銘某義居君外孫分卑而無文辭不敢銘繼母曰禮雖不為

吾黨服然詳我父行業者汝也汝其毋庸辭乃不果辭既為之誌又銘曰人競取以為多君獨少也彼凶於其家（居何切）爾宗克保也世無淵明徒（唐何切）往行莫能道也

鴻村居士張氏墓誌銘

張氏之孤曰淵將葬其父泣告於嘗所往來史某曰嗚呼先君不逮養而卒也不肖孤淵不敢稱述先德惟是窀穸之事宜有刻敢以累吾子又泣曰昔吾祖困於役庾死獄中家破先君無一椽之居一金之産倀倀皇皇

拮据勤勩積四十餘年乃克有濟也依於人而不負其德復先業而不有其分成孤姪而不望其報與所以益覆其子若孫者無所不盡其心今則已矣吾子名能文辭且辱與淵友其賜之銘是先君得不朽之託亦少逭孤淵不孝於萬一也某以為近世吳興詩人惟淵最晚出君子以其言雅馴一時作者莫能及是居士為有子矣斯可銘遂敘而銘之敘曰居士諱恭二歸安縣泰原鄉後巷里人晚家鴻村人稱為鴻村居士諱明二者其

祖諱秀一者其父姓朱氏者其母成化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卒年八十一妻沈氏先二十有七年卒居士不再娶故其子無繼母子男一即請銘者女一孫男三葬為字原用明年十一月十六日銘曰嗚呼居士其生也難其成也難有子有年銘以永傳

何以高墓誌銘

成化十有一年歲乙未冬十二月戊戌金陵何以高卒明年丙申春正月丙辰其家即葬於江寧縣新亭鄉王

墓村岳家山之原後閱月友人松陵史某始聞君之訃既為位哭亟使人以幣走弔何氏且寓書告於府軍衛千户姚世昌曰以高吾子之友也今不幸死其子幼未能乞銘敢以累吾子又曰凡今之得銘於墓者率多有勢力之家其貧而與無後者葢闕如也夫以高之賢而不獲銘使天下後世無知以高者吾黨之責也吾子茍出而圖諸是不惟以高之為亦以為吾黨說也越十年某克走金陵訪而問焉見其二子曰瑭與琳者瑭之言

曰吾父死時瑭生九年矣尚能記其執瑭手泣曰為吾謝史君不可復見也矣問其居曰貧不能存已售諸人矣問其墓曰邱木為族人所斬矣墓田為他人所奪矣嗚呼生不能周其困喪不能致其哀殁不能恤其孤吾負吾友矣夫乃從瑭録其族世名字買石而誌其墓辭曰何氏之先江都人有諱海者以閣右衛南京尋調北京而其子諱清者實從焉今有為府軍衛指揮其孫也清之弟諱信者留家南京是生君君諱昂以高其字也

性聰敏好讀書初事舉子業尋棄去學為詩造語清麗
嗜酒善音酒酣悲歌慷慨旁若無人家素多財嘗懋遷
江湖間所至與其賢豪相徵逐嘯咏窮日夜不厭父卒
君不能自出界所親往賈而共其利信而不疑不與較
盈縮故所資日損晚年度不自振益肆意縱敖酒館間
以取適遂成疾以死壽五十二配石氏無子先君卒而
妾產子男即瑭琳女長嫁馮玉留守後衛千戶次尚幼
姚世昌諱福一字天錫於時號能古文與以高交最厚

以高死後亦死故不克銘今年乙巳實二十有一年云系曰學不求仕資以為詩賈不競餘乃喪其持得則為譽失則取譏嗟哉何君竟藏於斯

吳廷貴妻董氏墓誌銘

董氏其先吳興人世傳其家有十丈梅當宋髙宗居德壽宫日嘗候其華輒駕幸視之故號曰梅林董云國朝永樂間梅林之後有字廷章者贅吳江錢氏為之壻遂為吳江人碩人考妣也碩人諱如玉嫁為同邑吳廷貴

妻性慈孝貞靜事舅姑無違禮婢使小有過差未嘗詈之其聲氣笑言不聞屏幃吳氏方聚居羣從兄弟十數人一時娣姒多出諸大家咸以侈麗相尚錢與董又富傾邑中而碩人泊然無好其被於首服於身者皆嫁時所具不少益也廷貴性喜客餽贈飲燕務過於厚家或不足至假貸給之其季中書舍人朝用久宦不歸諸女之既嫁者凡歲時問遺暨吉凶慶弔廷貴率顧恤之如己女碩人相之無難色朝用喪其妻京師書來欲廷貴

往商家事廷貴為之往以疾卒碩人惟慟哭而已無怨言婚嫁諸子女以家有無大小適稱無私厚成化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以疾卒年五十五生四男四女男曰銘曰釗曰鉞曰鈇女長三人皆有歸其幼未嫁而殤孫男四人孫女七人將葬銘來請銘予惟世之女歸專恣者往往逞其才辨斬自表見雖其夫與子共存皆莫能制之故有接賓客縱燕遊涖僮僕以為能殊不自知其非使聞碩人之風宜若少媿矣然有見而不悛者獨

何人哉則碩人之賢其可不銘之以警若所為者是為銘銘曰維成化二十三年其歲丁未其月癸丑其日壬申哀子銘奉其母董氏之柩祔於父吳廷貴之墓鄉曰范隅川曰韭溪原曰亢字既寧且利以永昌於世世

殤孫曽懋銘

維史之先太史後命氏以官去上久其遷吳江自仁叟禾水之陰世相保有永齡兮沈為婦子生命名曰曽懋叶上聲弘治八年歲在卯生始四周疹斯咎六月癸亥爾

其夭小句之原祖墓道殯於歸安墓之右明年三月日丁卯葬從先人厥南首生不壽兮死速朽銘以藏之庶知有

行狀

曾祖考清遠府君行狀

府君姓史氏諱仲彬字文質清遠其號也遠祖崇以功封溧陽侯遂家溧陽傳世二十有一而清河令諱惟肖徙終南又七傳而翰林集賢院學士諱懐則始遷吳中

為嘉興縣思賢鄉人族貴而蕃里中數十百家不間他姓人謂之史家村元季有黄翁者居吳江范隅鄉穆溪里史與黄雖異府縣然其居皆在兩境上往來甚密黄無子止一女故南齋府君以仲子壻焉實東軒府君也入國朝占籍吳江遂為吳江人而嘉興今亦分為秀水矣東軒生清遠府君府君幼佚宕不羈任俠行權喜趨人之急洪武中法制未定貪縱者多剝民以自潤民怨苦之府君因民之欲與諸少年縛其魁獻闕下數奏詳

敏天子嘉之爲戮其罪人特賜食與鈔給驛舟傳歸於家遠近稱快而豪猾始斂手不敢爲非矣東軒公憂之曰我家世醇厚汝所爲若是非史氏之福也府君謝曰兒幼尚氣耳長當悛也亡幾忽謝遣故所與遊者改行自勵務爲恭謹每出入遇人無貴賤必先下之以儉自持常時一錢尺帛不妄用至所當爲雖甚費不靳也用能以力田起家甲其鄉推擇爲稅長時連歲水旱加以軍興調發劇甚民敝或逃去田多汙萊稅不入往往累

及長府君曰田不闢而望稅之入得乎故所設施一以農事為本又以為農出於人力務愛養之使其不撓庶得盡力焉乃約束管内自己以下不得取民毫毛利民多感悅轉相告語流亡復歸當春則令田甲檢視耕墾五日一具報躬自考課有未闢者則召其人詰責之若缺農器及人力種子則賙助之更諭親戚假貸之計畝至秋責償或惰慢不肅則杖而狥於衆由是人相勸戒墾田大增府君又勞來不倦為相視原隰所宜指授種

樹之法糞治之方斂穫之節秋果倍收民皆有餘税入居最縣官譽之薦之為下其法諸鄉終洪武之世治水諸使行縣則推使居前應對遇有干生民利病必反覆申論之不以威愓而止洪熙初詔天下户絶而田蕪者除其額許民自墾而薄税之然法令重失實者官與長連坐死胥吏輩舞文要求百端譁者又持短長以快其私他人揺手觸禁不敢報府君獨慨然曰此天子德意也可懼禍以殃民乎遂條上奏可得減税若干府君家

無私焉老幼泣謝曰微公吾屬不沾上賜矣有黠民當運糧負其才力百計求賂冀一脫府君執不許其人憤且恥乃誣府君不法事臺下御史治會御史當代任逮府君下獄不即治府君竟死後御史至辯所告事無纖毫實即坐告者以死府君冤始白府君沈厚寡言人不見其喜愠時臨事不計利害惟義之趨居家孝友待人不欺人亦樂為之輸誠重然諾自結髮至老死未嘗食言春秋六十有七卒之日宣德二年三月十日也配孺

人沈氏諱淑寧澄源鄉上沈村沈德載女少府君一歲生擇對不嫁年二十始嫁相府君大其家後三載卒合葬於小旬原子五人晟旻昊昌昂孫十有一人先君珩居長嫡府君嘗曰在禮嫡庶異禮秩吾當推行之一家故析産俾諸子不得與長子齒且曰後世子孫守此家法毋廢也嗚呼府君之所以劬宗壽後保我子孫於長久而墓上之石未有刻辭葢將有待也今諸祖諸父殂謝畧盡鑑𠫊當府君小宗之繼而不肖無似不能以致

顯揚使有聞於時追維先德之在人猶耿耿未泯雖不逮事以考德論業然内侍家庭外詢故老亦畧備矣用敢狀其萬一托立言君子以圖其不朽焉成化十五年三月曾孫男鑑謹狀

先考友桂府君行狀

先考諱珩字廷貴姓史氏號友桂人或稱桂軒居吳郡松陵邑范隅鄉穆溪里瀕溪多黃姓故又為黃溪里其先世居浙之嘉興自東軒府君館甥於黃遂為黃溪人

至清遠府君力田起家為稅長義不倍取治稅如治家
事名籍甚生五子溪隱府君冡嫡也性至孝不渝先志
家事又甚理先君幼端重靜默不事事咸目以不慧清
遠獨奇愛之嘗抱置膝上誇謂客曰他日佳邑也第吾
不及見耳瀕終析産諸子命不得與長子薗意欲以次
傳及之且曰後世守此法毋變也十歲母黄氏歿祖母
躬撫之稍長嶄然露頭角出語驚人甫冠即代父在官
時郡縣多逋負朝廷遣使督之員衆館傳不能容散處

祠寺中悉滿供廩日靡不貲邑又當要衝道過者無寧日求索不問有無咸取辦於長長復箕斂民以應不寧厥居往往逋去稅入愈不充督者繼至吏卒手文檄日叫嚚道路間逮捕盈獄凡為長多家破先君善應之無滯事亦無病民家得免於毀邑長貳曰彬有孫矣推繼為長不貸豪猾茍犯約必痛治繩削乃已至細貧則時有縱舍未始肯攙民毫毛利民故畏其嚴懷其恕而服其廉爭如期集稅為一邑最居久之竟謝免強起之訖

不肯就尚書比部謝郎中巡撫東南嘗名問利病先君條對甚悉因訪以學以不學辭曰汝富家子年少今不學何待先君聞語痛自勵日取諸書課讀雖甚冗不廢間從明師友相質問凡有關倫理則默識思踐行之餙章繪句之習一不加之意也又善記資治通鑑論上下數千年間治亂賢不肖如指諸掌初谿隱嘗作祠堂甫成而卒先君考禮作祭器務合乎古不詳備不止將有事得日則宿其族人昆弟臨事爨濯必親視鼎器必親

饌羮胾葅醢必親薦慤而信如見其所祭者卒事會飲
獻酬畢各就位爵行無算盡歡乃罷或一事不盡則不
懌累日擇鎗字圍常稔田八十餘畝以供祀事既徵文
示子孫又定約若干條併刻石祠下大抵以嚴嫡庶盡
誠敬務豐潔為教尤懇懇於怠忘之戒闢家塾延周伯
琦夏原善主之命鑑從之遊里中來學者不計也二女
兄蚤寡家業復凋謝姻親無一闖其門先君撫成諸甥
於凌氏甥尤加意焉為之冠為之娶為之田為之室廬

蓋張氏甥稍自樹也重然諾苟一語出口雖百費不為
惜或譏笑之曰財可得信不可失也嘗與人期將行適
貴客至行則傲客弗行則失期曰吾豈可負成約乎訖
謝客以行尚氣敢言遇可言處雖王公大人不為屈人
有過面數之至頸赤毛豎不少恕然不許以私故人亦
不甚怨閭里間交惡者咸來詣先君先君出片言決之
即定其用心平持論公好惡無所偏一以義為準不期
服人而人自服之故不為義者每相謂曰史桂軒得毋

知之乎知之將不直我乎士有挾一藝者造門識不識皆賓禮使人人得盡其情其學行名海内者尤慕之如飢渴隨所至折節下之不敢以年望故驕士士以此益親附之故先君名得士酷不信佛老巫覡斥絶之使裹足不入門尤嫉堪輿家言以為興廢貴賤夭壽天也豈術所能移初祔葬母於姑側及葬谿隱將遷柩合葬議者謂不利後人譬止之先君一不聽曰吾得朝合葬父母即夕死無憾矣利不利勿論也嘗作亭道旁買田具

漿茗飲道暍者為棺櫝以葬貧者不喜飲而喜客客至無不留或三日客不至則悵然如有所失有吳某者嘗坐事亡抵先君衆為之懼先君曰其兄吾友也苟事覺吾當連坐卒脫之於死竟不一詣謝衆為怒先君曰吾豈責報哉遇之如初隣郡無賴者數輩日凌轢吾土輒飛文以誣得賄則已與較則連結奸吏為黨緣多不得直遂大為奸利奴視吾人指取所欲得如已有先君屢使人諭之自若也度不懲艾不已遂白諸官咸伏法父

老泣謝曰微君吾屬盡矣邑大夫聞先君名屢招赴鄉飲辭曰齒與德俱未奚可哉卒不赴邑大夫屢虛其席歲大祲出粟七千石以實邉及賑飢天子嘉之錫之命服仍詔有司旌其門曰尚義先君拜命退避若不敢當一日忽為書召嘗所往來者與飲告以付家事於鑑鑑泣涕辭不許衆為鑑固辭先君曰當容我以娛老遂不敢辭自是日婆娑於宜晚樓中不復問人間事琴詩自娛甫一年忽得疾疾三日家人禱不使知先君微聞曰

我未死汝曹遂欲壞家法耶死生命也鬼神何心哉又六日暝成化丁亥六月七日上距其生之年永樂甲午四月十日壽五十四先是與數客避暑膽綠亭各賦詩刻竹上客有張子静者末二句云白髮侵侵人易老南風亭館幾回來先君歎賞以為有理諷詠至再三客去疾作竟不復一登不虞其為讖也未五十時已預治後事棺槨衣衾之屬無不具至是盛暑中得以斂弔者皆嘆其識之過人先君修髯長身風度凝遠每出入道路

咸指目之其胸次豁如也内外一致不諂笑不作媚人語不匿情飾貌待人不欺人亦不能欺不干人以私人亦不可干以私也家衆數千指一以至公馭之賞當其功罰當其過信任當其才無甚愛亦無甚憎者垣屋什器不苟作作必工緻朴古下至草木几格食飲器亦斬斬中繩墨雖有疾衣冠見人坐立整如也初娶張氏即先妣同邑爛溪里人本凌姓今太常卿信從姊也因大父霄壻張氏父昱冒馬永樂甲午十一月十日生生十

七年歸先君歸如其生之年以正統丙寅十一月二十九日卒繼娶朱氏嘉興人遺孤二長即不肖鑑娶麻溪李氏次曰鐸妾張氏出也未娶孫三人男曰永錫永齡女曰素潤卜以明年九月四日葬所居南小甸園之原祖塋西二十武遷祔先妣嗚呼我先君志希乎古人行出乎今人澤及乎後人而不獲膺大任享榮名躋上壽天乎天乎而有是耶而有是耶孤不肖不敢即死泣血以狀其萬一哀不能文質不敢誣惟立言君子矜而賜

之銘庶幾永傳不朽嗚呼哀哉嗚呼痛哉謹狀成化三年七月晦日

繼母朱孺人行狀

繼母姓朱氏諱淑清嘉興秀水縣思賢鄉人也大父達父忠母張氏正統十二年繼母年三十二矣歸先君為繼室先君家故營蠶事然不能歲盡善閒一二歲輒有敗者繼母業善蠶其初收也以衣衾覆之晝夜程其寒煖之節不使有過過則傷是為護種其初生也則以桃

葉火炙之散其上候其蠕蠕而動濈濈而食然後以鵝羽拂之是為攤烏其既食也乃熾炭於筐之下并其四周剉桑葉如縷者而謹食之又上下抽番晝夜巡視火不可烈葉不可缺火烈而葉缺則蠶飢而傷火致病之源也然又不可太緩緩則有漫漶不齊之病矣編經曰蠶薦用以圍火恐其氣之散也束秸曰葉墩用以承刀恐其聲之著也是為看火食三四日而眠眠則擿眠一二日而起起則餧是為初眠自初而之二自二而之三

其法盡同而用力益勞為務益廣是為出火蓋自此蠶離於火而葉不資於刀矣又四五日為大起大起則薙薙則分箔薙早則足傷而絲不光瑩薙遲則氣蒸而蠶多濕疾又六七日為熟巧為登簇巧以葉蓋曰貼巧驗其猶食者也簇以藁覆曰冒山濟其不及者也風雨而寒則貯火其下曰炙山晴暖則否三日而闢户曰亮山五日而去藉曰除托七日而采繭為落山矣凡蠶之性喜溫和而惡寒熱太寒則悶而加火太熱則疏而受風

蠶房宜卑卑則溫蠶簇宜高高則爽又其收種時須在清明後穀雨前大起須在立夏前過此不宜也至於蠶葉尤宜乾而忌濕少則布抱之多則箔晞之凡此成法而繼母獨得其妙他人效者莫能及又能節其寒煖時其飢飽調其氣息常使先不踰時後不失期而舉得其宜一時任事諸女僕又相與起率勵咸精其能故所收率倍常數傳者始而驚中而疑終而信也其後益加講求為法愈密所産益良前後幾二十年歲無敗者時咸

謂吾家有養蠶術焉歲時得以充賦稅供衣服佐婚嫁者葢不少也而禄命家之言又以先君始生之日為癸丑歲在午月建巳巳午火為癸之財蠶命屬午死於巳繼母年月日皆為丙申其干與納音盡屬火故宜蠶云然徒委諸命不資人功非所以為訓也初繼母無子愛某如已出後側室生子曰鐸均其愛於鐸又聘其妹之女張氏為鐸婦先君卒鐸幼繼母所以為鐸慮者無所不至也成化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卒壽六十八卜以

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柩葬於小甸原從先君兆先君姓史氏諱某字廷貴號桂軒世家蘇州吳江縣范隅鄉穆溪里先十有六年卒子男二不肖（鑑 鐸）孫男二（永錫 永齡）孫女三曽孫男二（曽同 曽大）嗚呼我繼母之歿不肖孤某不敢稱述先德惟是墓中之石宜有刻也謹掇其大者著於狀

故中憲大夫江西南安府知府汝君行狀

君諱訥字行敏蘇州吳江黎里人也姓汝氏肇自商之

汝鳩汝方賜姓受氏其後晉大夫叔齊以知禮寛以善諫見於春秋魯相郁以德化人著名後漢降及魏晉南北朝由隋歷唐至於五代下逮宋元未聞有顯者國朝汝氏居吳江者最多惟黎里為然十室其五他處所無也君之先故巨室以貲長鄉税至畿丁歲荒民窮負税不能輸乃毀家以紓責底於貧乏思遠自幼能樹立與其弟旻同心戮力經營外内弘濟艱難家用再起於前有加君生未齔思遠卒祖母吕碩人念其子之不克享

也與旻撫教君兄弟尤篤稍長補學宫弟子員景泰四年領應天府鄉薦四試禮部皆不中然其間卒業胄監入禮部書奏牘歷滿將選矣會選書英宗叡皇帝實錄君試在優等成化三年實錄成進御授中書舍人初考滿錫之勑命階徵仕郎又贈君父思遠如君官階君嫡母黄氏為孺人封君少母許氏為太孺人君妻陸氏為孺人舍人之職以書誥勑為政績寮寀輪次當直甆有多寡於是朝之公卿大夫士重君書迹多蘄君書以為

榮故其書倍於他人者十數然能不辭勞不伐善且却其潤筆不受時人莫不多之十四年陞南京兵部武選員外郎十八年誥進君階奉直大夫加贈思遠為員外郎黃氏為宜人加封許氏為太宜人陸氏為宜人尋遷郎中銓叙公平甄别精審人無間言尚書三原王公標望絕人凡所與奪人以為衮鉞獨罷許君每退公則召君從容雅論無所不至君亦感其知遇報之以不欺二十三年陞汀州府便道歸省丁少母憂觧任持服服除

赴銓弘治三年改知南安府南安居嶺徼下郡小土瘠而廣貨所由細民仰荷負為食大姓則居積致貨不貲且多與要官貴人交利出入郡縣為聲勢君斥去以絶有犯顧法何如耳迄無所下上至於細貧尤加意拊卹愛之如子欲置鞭撻於無用必不得已而後施之厲而不苛容而不弛君子以為得體六年朝京師時以外官年滿六十者罷君即日引歸未幾得疾患腰痛不能起面赤唇燥咸疑有内瘍而醫者執為痰火以補劑主之

究聚滋毒竟以死七月七日也年六十有一君襟度夷曠行履完潔好賢樂善凡知名之士無不與之交惟於貴勢若將浼之者避之如不及平易坦率表裏一致善誘以和畧無貴宦習氣尤好成就後進有顧景祥者貧而好學夜或不能具燈燭則露誦星月下為常質魯且鈍教者多詶遣君獨憐之館於家躬親指授久而不倦景祥感奮成業卒登進士第由是學者日至稱為周菴先生君生長富貴諸凡美麗皆其所固有而天性節儉

服御飲食取給而已其於財利漠如也居官處家未嘗枉巳干人茍一介之取有鬻田旣受値臨當過冊輒背約人為之不平勸君訟君曰與小人較自失多矣卒讓與之故仕宦三十年田園第舍無所增益卒之日家無遺財君為文最長於詩格韻清和興趣悠遠論者許為合作有學鳴集北遊槀千餘篇藏於家陸宜人先君十年卒葬於某原至是君之子以明年某月某日奉君柩合窆焉三丈夫子曰舟曰礪皆業進士曰霖尚幼五女

子長嫁工部主事吳鋆次嫁金澤餘在室孫男一人某與君世世通家少君一歲交於君者四十有三年始以友而終以姻鉅細隱見無不悉也故狀君行之實者托立言君子用圖其不朽焉

狀

故奉訓大夫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吳君行

蘇州府吳江縣范隅鄉韭溪里吳君璠字朝用五世祖某讀書能文時邑人張淵以文辭字畫為元趙文敏公

所知許某與之交莫逆故其子肅壻於淵君之高祖也
曽祖衡祖為皆隱德弗耀至君之世父敏始大其家為
稅長而君之父以季弟為之服勞應役勤幹過人尤善
於應對長吏說之事多得請生三子君其最少也甫九
歲即補邑庠弟子員以勤自課誦習不怠考輒列前茅
景泰七年以書經領應天鄉薦天順元年試禮部中乙
榜辭卒業太學八年選書英宗叡皇帝實録成化三年
實録成進御詔賜宴禮部授中書舍人而君之父母咸

得食其祿同官以為榮六年初考滿吏部以最聞皇帝

勅曰國家命令所以播告四方訓飭有位布德惠而行

信義者也而中書舍人實掌之職親地密不輕畀人爾

中書舍人吳璠發身科目擢任今官歷年既深益勤不

懈宜錫恩寵以旌其勞茲特晉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

以為爾榮夫居近侍典文翰士之位乎此者可謂榮矣

然朝廷懸爵祿以待士益進進未已爾尚專心致志以

成其名式副訓詞毋隳後效欽哉又封君父政為中書

舍人封居母楊氏為孺人封妻范氏為孺人十三年君歷任三考矣待選吏部久未得調例予告歸而先後丁外內艱十九年服闋起復之京明年拜工部營繕司員外郎董理神木六厰神木厰掌大營造有宦者主之諸工匠咸屬焉役大人衆老奸巨蠹多窟其中皆根柢盤結枝輪糾繚不可動部官往涖者先以利啖之則牽掣操縱任其所為往往鉗口噤齘莫敢誰何否則使其徒𡾊染文致宦者又從中搆之輒罪敗由是相率為容黙

詭隨不可否事君獨能先機迎候探隱鈎深破其關紐姦黨計窮氣沮訖不得施而陳少監者知稍自戢凡所隱占還之於官矣二十一年陝西大飢人相食廷議以太倉之積足支幾數年而河南偃師縣東所謂孫家灣者即隋唐之洛口倉也故窖猶在宜減漕米之未過淮者八十萬斛令參將都勝往輸之移秦隴之民就食於彼而漕舟從淮入汴從汴入河東南舟人不習河事先往者多遭覆溺宜選清强廷臣先往相視水道疏淺濬

淤及調習沿河水手分布漕舟使避河險於是工部尚書劉昭奏君名迹中選君受詔即日上道馳至河南往來相度靡有寧居而河水苦淺漕舟阻閡處處停留遷延數月猶未能達秦民又不時至君乃詢訪父老僉云大河之水其生有時正月曰信水二三月曰桃花水四月曰菜花水五月曰麥黄水六月曰礬山水七月曰瓜蔕水八月曰荻苗水九月曰登高水十月曰復漕水十一十二月曰蹙凌水君建議以為瓜蔕水生猶膠淺若

此常年莪苗水微所仰者登高一水耳水若不時秋高氣寒風水皆逆舟益濡滯延及嚴冬益不可行此一病也秦人壯者已散之四方矣弱者飢困成疾又顧戀老幼多不肯來假令能來關隘連屬路非坦平登頓顛踣多致殞斃此二病也米停在舟久不輸瀉動移氣序烝熱隱盗耗失必多此三病也夫救荒之策利在急速今天時地利咸有所阻當為權宜以濟之近來米商多從河南販往陜西故河南米益翔貴貧者苦之今宜減價

糶米易銀齎往陜西令彼自糴免其往復之勞爲利之一販者賤糴貴糶坐獲厚利其來必多不煩勸督載輓至彼不得不糶則陜西米價亦漸就平爲利之二此既減價糶米河南貧民亦霑其賜爲利之三漕舟既寫運卒獲歸爲利之四若堅守前策不知變通恐澤不施公利俱困進退失據矣羣官多是之即署奏如君議詔曰可遠近稱便先是户部侍郎李衍以提督陜西糧儲奏以漢唐建都關中自河入渭並通舟楫漕運轉輸以給

京師遺跡俱在但三門集津河水湍急漕舟苦之請差官相度疏鑿以通轉運天子併以命璠璠乃躬自按行浮汴入河歷澠池硤峽石抵陜州循砥柱覯三門考隋唐轉運遺跡盡得其説上疏曰臣愚不佞承乏任使周爰汴洛已歷十旬茫無寸效日夜憂惶方將歸罪司寇而詔命疊至令臣相度河渭將通漕舟聞命驚悸不知所為但陛下憫念秦民軫其飢餓若切於躬而臣過為退托非効忠盡力之義也敢不夙問官守罄竭狂愚臣

自汴至河自河至洛自洛至陜中間登涉水陸相視山川稽諸故實參以民俗乃知三門集津之險天造地設有非人事所能盡也肇自神禹始鑿龍門河流東注懸水如障流沫成雨砥柱横截中流衝波慼濤震蕩天地南曰鬼門中曰神門北曰人門鬼門神門尤為險惡自古及今未有行者惟人門稍通木筏乘流直下人伏筏上與渦俱入與波偕出一遇崕石立為虀粉矣故隋唐以來皆不能通但於水次置倉轉相灌注而已至唐裴

糴卿創始於前劉晏講行於後為法轉密人習河險乃於河隂置河隂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陜州太原倉使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船之運輸揚州汴船之運輸河隂河船之運輸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又於三門兩倉之間鑿山刋道凡十八里河船既輸於東倉而陸運轉輸於西倉以避三門之水險復以舟漕西至太原倉渭船始從受之也糴卿三歲漕米七百萬石晏歲漕米百十萬石無升斗溺者然水陸

之值增以凾脚營窖之名亦糜耗不貲矣故當時有斗錢運斗米之説豈故為是勞費哉良以天險不可以人力勝也其閒非無一二欲通三門者有燒石沃醯鑿山通道棄石入河水益湍怒有舟經砥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曰米堆舟入三門百日始上執標指揮名曰門匠諺云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夫隋唐之君皆都長安務廣儲蓄以備水旱當時物力豐羨才智之臣後先柄用莫不規為久遠之計講求區畫經數十年而卒不

能通今乃欲一旦創行古人之所不能及者其亦難矣又况漕廢已久河不行舟岸崩木亥所在斷絶山石鋭利芒如劍鋒若欲通漕並須修治為費甚鉅不可以日月計也今關陝之民死亡畧盡蕭條千里鬼哭獸遊寂無烟火河南之民亦困於供饋瘡痍未瘳就加保育猶懼不支乃復驅其傷殘使赴勞役此何異於迫而投諸水火也伏望明詔諸司以大饑之後當務安養毋興傜役以重其困則關洛之民生其死而肉其骨也若以為

關中要地屯戍相望當廣儲以足其食但擇才智之臣而任之使得推行糶糴晏法自足集事何必勞人益費以求不可必得之效乎疏上詔從其請初河南之民聞興此役皆恐懼愁嘆及令下莫不大悅明年工部奏以君與監察御史監抽蕪湖竹木二十三年代還京師以邸舍未定寓崇文門外暴卒時四月十七日也君素强無疾是日朝退赴友人飲座客以年推君處首席君飲酒為笑樂甚歡莫歸而寢不見其有異也夜漏未上欬

然而起仆於地則已不能言而子金在太學郝孺人亟令人走報城門下鑰不得入而還氣已絶矣哀哉君為人嚴毅居官有幹局家事甚治井井然聲嗟氣嘆僮僕畏之有甚於鞭撻者然知人善任人亦為之盡力在中書時嘗頒慈懿皇太后遺詔至山東山東連率方伯憲使皆厚君以貨君却不受尋副駙馬都尉周景往平涼册加彰化王為韓王王享於承運殿嘉其無違禮有使乎之褒君又能力辭其贈賄人以此多之范孺人君之

元配也同邑人卒先於君十年父大中丞卒母凌氏以節自守詔旌其門節婦父顯工部主事弟信太常少卿於孺人為大父舅也繼室郝氏東安人子男四人出范氏者曰金曰鑾俱太學生曰鎮曰某郝所生也女五人皆有歸金以弘治元年月日葬君於里之亢字原君之赴燕湖也道歸吳江某從問陜洛事甚詳今又得君之遺事於其家請書其大者為狀以授君之友為誌其墓

謹狀

祭文

祭董仲舒文

嗚呼天之將喪斯文也秦滅之天之未喪斯文也漢復之然學者殊途不合不公世主時臣隨見迎合相如以詞賦幸方朔以詼諧進惟夫子之所為在天人之三策論治人則本於明道語修巳則原於正心德刑取喻乎陰陽風俗推原於教化尊仁貴義黜利賤功使得謨謀廊廟則漢業庶幾乎三代豈止襍霸而已哉守正不阿

權臣忌嫉將置死地連相外藩卒使驕王革心動遵禮法此又人之所難能也故嘗論之王覇之不分由夫子之言不用也禮樂之不興由夫子之道不行也鑑去聖逾遠欲學無師千載一時道出祠下徘徊廟陛慨然興悲行旅悠悠儀物弗備敢以誠薦神其享之

祭武功伯徐公文

維成化九年歲次癸巳冬十一月戊子朔越二十九日丙辰諸生長洲沈周松陵史鑑謹以柔毛剛鬛之奠敢

昭祭於故武功伯天全先生徐公之靈曰嗚呼丙子丁丑之際天理亦幾乎熄矣惟公不顧殺身滅族之禍起而救之然後君臣父子兄弟之倫一反乎正此葢天生我公以相皇明無疆之祚也功高受謗遠竄南服乃天下之不幸豈獨公之不幸也哉竊嘗論之自有生民以來撥亂反正之功惟唐之狄梁與公而已然狄保其身公罹其禍此特出於身存身亡之異耳非智有淺深功有大小也使狄在當時與五王俱存其能免於三思之

殺否耶悠悠之談論人已然之迹以爲監國病篤不日當薨神器自有攸屬何必公之生事邀功哉羣議附和如出一口嗚呼爲此說者其亦不仁甚矣夫大寳不可以久虛姦雄之人常利國家有釁當此之時歷月不朝中外危疑咸懼生變萬一有亂臣賊子窺伺其間則生民之禍未有涯也故公獨決大策翊戴先帝宗社危而復安彞倫斁而復正四海亂而復治三光晦而復明此所謂萬世之功也而談者反有以病之其亦不仁甚矣

且唐之武氏年已八十旦暮入地中宗已正位東宫民無異望彼易之昌宗輩直狐鼠耳非有絶倫之才過人之力也張崔之流胡不待其自斃而奉之顧乃旦夕聚謀稱兵宫禁汲汲以迎復為事哉葢其所慮實有與公一轍者唐之諸臣既不見非於後世則公豈宜得罪於天朝哉今天不佑善竟奪公壽某等荷公之知痛公之歿用敢論公之大節侑此一觴靈其鑒之尚饗

祭梁都事文

維年月日吳江史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承事郎大寧都指揮使司經歷司都事梁公之靈曰嗚呼天順之初我公來丞某從諸生旅見於庭獨俾視余俾進而詢其接以禮其與以誠公之為政既平且直吏無敢囂民無驚惕事令惟敬而不苟從待簿惟容而不阿同十載於茲克滿厥秩無怨在民去如至日民相上請斷公令茲例不見許佐戎京畿南北悠邈我民其思曾未幾何樞忽來斯遲公莫覩叩公莫知死生遐隔德音永

違受恩罔報孰知我悲聊陳薄祭哭之以辭嗚呼哀哉

尚饗

祭白茅塘文

東南之水吳淞既塞溢為交流由塘入江以注於海久而上流壅滯水波微弱潮泥淤積而不通水乃不流農人告病使者躬奉天子明命爾疏爾決神其相之俾無災害蚕既厥事尚享

祭家廟文

某嗣先業二十八年而不肖荒嬉無所增益爲祖宗羞今倦於勤將以明日癸巳傳家政於嫡子永錫介子永齡出居浜東新居不敢不告謹告

祭外舅南莊李公文

維年月日女壻京兆史某謹以柔毛剛鬣之奠敢昭告於外舅南莊李公之靈曰嗚呼外舅鄉之善人樸而不雕質而少文孝友力行聲譽日聞嗟我先君夙昔相與氣分投合好以縞紵媒氏成言妻我愛女公女柔懿家

室甚宜事親奉祭相助靡遺嬰疾累年蕃華不滋彼蒼
罔卹夭閼奄兹嗟嗟我公秉此高誼不以女亡遂相捐
棄撫我有加愛我無替戊戌之夏某遊郡西留連山澤
經旬忘歸而公遘疾病甚不醫瀕死猶呼欲與我辭匍
匐奔還已殯西階叩抗聲慟哭悔恨曷追門哀祚薄滿
目孤嫠死如有知公寧不悲天字之原以為公藏卜於
廟門日吉辰良斂紼及輿葬焉相襄鑽石陳辭以發幽
光一觴永訣雨淚其滂庶幾有神來格來嘗哀哉尚饗

祭外姑計孺人文

嗚呼念昔委禽獲娶愛女遂由瓜葛托以肺腑歲時問遺屨履行人不較往復以𡡾懿親賢女不育加惠妾媵篤生子女壽我宗肖冠笄婚嫁煩於外家稠疊焜燿其禮有加某之不夭奪其內助雖所愛亡眷念如故嗟嗟孺人逢此百罹喪其家督三女夭摧以𪒠孀婦淑慎其儀以教孤孫夙夜其規丙午之冬遘疾莫救原始要終僅得中壽寒暑變易奄踰歲年夫君舊藏曰天字原啟

殯往祔異穴同瘞有無靡齊禮不克備挽者喪歌聲哀雨淚非其子孫則在親戚當柩叙哀陳此薄祭魂兮有知降此啐嚌嗚呼哀哉尚饗

祭唐醫官文

維年月日故人松陵史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半隱先生唐君之靈曰嗚呼成化之元余來苕溪將延名士為弟子師與君相見意氣一時握手傾倒倏如故知某得子靜君實尸之自爾以來情好遂篤我詩

君和君書我復我願為雲與龍相逐道里阻修人事反覆歷年雖多曾不再覿叶引領西望攪我心曲庚子之冬子静有喪甯㝛往送乃與君逢叶大愜所望其喜欲狂秉燭夜話同一慨慷數其暌年十又六更叶人壽幾何而此參商來日苦短去日苦長及時行樂此言不忘君顔益少君髪未蒼仁者多壽其算莫量為别未幾訃至云亡天回壽㐂天理茫茫嗟嗟夫子名滿浙右風流文采後進領袖天與之才而不與壽乃令我輩猶言猶

走疇昔有盟當遊苕中終奉誨言以開我蒙孰知此來乃遘愍凶祗見子柩不見子容抗聲慟哭涕淚無從溥奠在前君其鑒衷尚饗

祭陳味芝先生文

嗚呼人莫不有死奚夫子之歿而獨悲當雅道之陵遲胡哲人之竟萎峻潔無虧之行既不可復見矣中和不偏之氣又安得而承之後生小子於何而取法微辭奥義無從而質疑往古來今之學已廢而不講窮精探玄

之論其存蓋無幾惟洞庭之山東西而並峙太湖之水日夜而交馳彷彿乎浩然之氣旁礴而欝積沛然之辭浩瀚而淋漓此後死者不能不抗聲而慟哭涕泗而交頤某等少侍夫子故非等夷辱忘其年比於舊知覩光儀者有時飫道義者無涯莫不亢然乎其中暢然乎其支然夫子之病既不及執燭以照易而夫子之殮又不克持紖以奉俟惟寓哀於一奠魂庶幾乎歆斯尚饗

祭張氏姑文

嗟嗟我姑逢此百罹生而失恃嫁而蚤嫠保孤嗣宗全節靡虧天道無知夭其兩兒不絶如綫曰維孫枝教養婚嫁顛沛流離維昔顯妣來歸我氏與姑分合有類同氣解衣相披徹食交饋天胡降虐母也遘厲姑來視之頻復無替憂心忉忉傷悲出涕臨終之訣託以藐孤執手相命就瞑猶呼姑奉初言信而弗渝劬勞顧復口瘏手据彼譖人者肆以巧誣東西責言實以某故吁嗟嗟我姑天命不祐居貧最久遭凶孔疚不肖如某愚而在

幼乏不能周危不能救受恩實深懐之罔報叶此心莫遂訟言誰告叶嗟嗟我姑年命永終大陳之原惟夫子宮諏云其良卜云其從高上坎中異穴同封奠以致哀號天致慟叶其泣有盡而情無窮尚饗

祭張子靜文

嗚呼我生尚少獲誦君詩厥後數年始與君知維弟若子禮君為師君不我鄙惠然肯來曽未幾時先人即世相之涖之緊君是恃論撰先德以倡其類美無不傳譽

無不試南入於杭徽為聲詩川浮陸走雨沐風瓛邱園
在望君爰告歸厚德未報中心懷之爾後廿年不忘舊
好吉凶賀弔往來於道君詩我和我疑君攷高情雅韻
病藥垢滌山顛水涯月夕花朝呼酒嘯歌於以逍遥醉
後狂吟誇奇競髙窘難往復其聲啁啁丙午之春君主
於弟我孫從君庶幾謀始譁民惡君誣之塞水主者囹
圄置君於理羣公交言猶以罪歸含垢引瑕弗辯於辭
君既受侮歸而遘疾猶來余家力正師席醫藥罔功乃

臶朝夕昇歸待盡怡然易簀書來告訣託我以銘疇昔有言敢渝此盟目眚禍余幾於冥行歛不及與棺不及憑日月不居往葬於墓鐫石埋辭以永君譽君譽孔多銘不盡言記其大者以告後賢君如有知鑒此微意瀝觴叙哀莫掩余涕尚饗

祭疑舫周夫子文

維年月日門人史某謹以特羊斗酒之奠敢昭祭於疑舫先生周夫子之靈曰嗚呼富貴一時文章百世猗歟

夫子獨得其最澌河東西墓碣祠碑具出公手神設鬼施商尊渾然周彛文備不利於飧乃宜於祭强記不忘白首猶然回文倒誦屈其少年王師征閩往與厥選公在行間左籌右畧功成受賞僅幕沐陽不卑其官視民如傷當路信讒置公司寇公辭上陳有詔讞侯赦恩汪濊其究亦伸復官不居情在駿奔優游桑梓其文愈昌請者日來陸走川航監司郡守待若賓友字難義疑資以論剖公年既髙公德益茂經營繭室在禰之肘爰俟

考終亦葬其耦文成絶筆公忽告殂有同自祭無異挽
歌昔我先君薄遊燕市愛好人倫謁公旅邸歸命小子
爾其識之平生見士未獲逾斯逮公南歸始獲委贄公
曰異哉此子之至凡今之人率放於利子獨不然有立
其志裦凡奬庸謂為有知緒言奥論動為我師仰其盛
大探其精微叩隨響應虛往實歸公卒之日某目㡬視
病不致問斂不及槥負公厚德慙愧天地公柩在殯公
子又亡藐然孤孫舉此三喪及門之士向哭交傷謂天

不仁作善降殃公墓未銘公文未刻撰集校行後死之責公所著者名世弗疑空青丹砂人不用遺是區區者曷用潸之捧觴永訣哭余之私尚饗

祭業師蒳軒夏夫子文

嗚呼夫子徳巨量宏涵容無際來斯受之教無不類雖某之愚辱收蚤歲晨光夕膏課督靡替曰爾為學當體諸身匪在多聞以竊此名愛物仁民本之親親其本或蹶其末莫振初闢是言信而未篤迨乎成童始知佩服

自是以來恒以自朂孰非此言為之長育庚午之春某實新婚出公入私服徭應門譬彼禾苗怠而弗耘荒穢蕪塞雖存莫伸夫子憂之賜詩諷諭千里之行止於中路廢其前功其追若禦温習舊聞庶幾無斁聞命感發乃知其非日居月諸有能不墮修辭居業與人偕馳使非善誘終愚不移嗟嗟夫子僅躋中壽咸望期頤有疑斯叩天不憖遺一病莫救蠢爾後生孰與成就嗟嗟夫子今也則亡聞者慟哭豈惟吾徒教詔靡聞魂魄先殂

嗟嗟夫子往葬於野匍匐送之涕泗如雨築室獨居斯義莫舉負恩弗報雖痛何補嗟嗟夫子人孰不亡身死名滅不啻朝霜瓢溪之水其流湯湯千載尚名曰公之鄉不亡者存緊維耿光寫哀薦陳神其饗嘗尚饗

祭李夢陽文

嗚呼君之明慤賦畀自天緊外若愚在中實淵通不為流止不為遷宗族稱孝鄉黨推賢具茲衆美而不永年鵩集座隅鶴下堂前大夢不醒長逝弗還哭者裂腸弔

者摩肩回賢而促跖盜而延天道茫茫何致使然嗚呼
哀哉嗟余内人實君伯姊君不鄙余視猶兄弟我往君
迎君來我俟握手嬉遊聯床卧起我愚無能遇事多否
男婚女嫁惟君為理相通有無何分彼此君德多有不
勝其紀望開我蒙以保餘蓋胡為厭世棄我先死嗚呼
哀哉日月不居自秋徂春將即幽宅以從先人柳車既
駕明罷前陳悲風撼樹落日生陰送子于邁興我酸辛
路隔幽冥欲見無因昔與人羣今與鬼隣撫棺慟哭子

寧不聞銘子之德碣於墓門奉觴永訣哀不能文嗚呼哀哉尚饗

吳江縣三里倉上梁文

伏以城江陽而置縣爰自昔人屋水次以為倉始於今日事體關一方之興建規模肇百世之權輿睠此吳江允稱壯縣賦税為甸圻之冠轉漕供軍國之需川浮以輸既曰貯儲之有所露積而受恒憂燥濕之非時況廩庾之費歲取乎民而典守非人例居乎貨前政諒流於

姑息後賢盡費夫經營天假其時人宣厥效負陰向陽而定位地形正據江湖之交審曲面勢以成圖匠氏聿勤斧鋸之事約之閣閣而千倉斯立築之登登而百堵皆興如翬斯飛其繩則直中涵巨治將虞水火盜賊之災周濬長濠用限内啟外窺之患斯藎胸中具全室故能格外成大功爰相東隅乃規中輿如歸亭復古之廢將以宴賓偕樂堂志民之從聊為退食是蓋有資於望察固非專事乎游觀財皆斥經費之餘於民無取力不

奪農功之棘信役以時惟令君非百里之才故寒士得萬閭之庇太平氣象鼎盛春秋如坻如京自此無煩有高廪多黍多稌從今更為賦豐年詒爾郢人聽余巴唱

梁之東百里舟航一水通升斗也知皆貢賦願天不起石尤風　梁之西王山石湖高又低山下湖邉人蚤起糧船將發候鷄啼　梁之南江湖交滙水如藍瀠注圍田豐稼穡高低齊説畮收三　梁之北舸艦迷津漕上國由來滄海轉雲帆河道無虞今帝力　梁之上舉

頭紅日葵心向淞江西畔太湖東夏屋渠渠新氣象
梁之下波光照見鱗鱗瓦大田多稼樂豐年伐鼓逢逢
人作社伏願上梁之後朝清道泰政舉人和四郊絶壁
壘之虞萬室被弦歌之化江山自今古在官詠清暉能
娛人之章風雨無震凌藏粟免紅腐不可食之嘆自今
以往永久如斯

西村集卷八